



爱自由,更爱与蜜蜂在一起的日子 一位舟山养蜂人和他的“蜂”花雪月

□记者 李伊娜 文/摄



老周和他的蜜蜂

老周名叫周善康，定海双桥街道馒头村人。自家中的院子里养着四五十箱中蜂（本土蜜蜂），他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盘了个1000多平方米的养蜂场，养着七八十箱意蜂（意大利蜜蜂）。

年过古稀的他，照料蜜蜂乐此不疲，每隔几天，他都会细观排排蜂箱，徒手轻举巢框，查探蜂王、蜂子的状况。

谈到如何把蜂养好，老周脱口而出：“蜂不离人，人不离蜂。”蜜蜂跟着花期走，养蜂人也是一样。年轻的时候，老周先是在舟山境内追花养蜂，后来又开启了出岛放蜂的步伐：每年3月到四川成都，追逐平原上金黄色的油菜花；之后再去安徽，赶来盛放的紫云英；进入5月，北上山东采洋槐、苹果花蜜；6月进黑龙江大小兴安岭，采蒲公英、毛柳等直到10月……看上去这是一段花香满径、甜蜜芬芳的迁徙旅程，但带着蜂箱，追赶花期其实是一条充满艰辛的人生路。老周说，苦、累但也乐在其中。

追花、放蜂、采浆，周而复始，40多年的养蜂生涯早已让蜜蜂融入老周的日常生活，如今，虽然没有年轻时养得那么多了，但依然是他“蜂”花雪月的生活。

缘起 一位“不速之客”的影响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当时的紫薇（现属于定海区双桥街道），是舟山重要的农业乡镇，主要种植水稻和棉花。棉花开花时节，老周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宁波大榭的养蜂人，姓倪。他想借老周家宝地放一个月蜂，老周的母亲欣然允诺。

当时20出头的老周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养蜂人改变了他的一生。那一个月每天生产队下工后，他就会围着倪师傅问东问西：“一个蜂箱里究竟有多少只蜜蜂？”“蜂王和蜂王见了面会不会打架？”……或许就是这个个天马行空的问题让老周逐渐认识并喜欢上了蜜蜂。“要不是倪师傅的到来，也许我一直是个种地的农民，不会和蜜蜂有什么交集。”老周感慨着。

之后的几年，倪师傅每年都会来老周家放蜂。慢慢地，老周被倪师傅这种自由的生活所吸引：“那时还真觉得养蜂的日子挺美的，带着一群蜜蜂这跑跑那跑跑，还都是去那有花海的美丽地方。”

养蜂吸引老周的，除了那种自由的生活，还有来源于小小蜜蜂的感动。“总说是人养蜂其实是蜂养人。蜜蜂辛苦酿的蜜被养蜂人卖钱养家糊口，养蜂人家的孩子跟别家比，还多了一份特别的营养品和甜味来源——蜂蜜。”

1973年的初夏，倪师傅又来他家放蜂。“那年，我哥花30多元钱从他那里买了一箱蜜蜂，准备养蜂。”老周有点兴奋地说，“30多元是当时我哥在生产队里一个半月的工分呢，但为了养蜂也值了。”

原来不仅是老周受倪师傅影响，老周哥哥也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养蜂在当时来看收益确实不错，毕竟能多出一份副业挣钱养家怎么都是一件好事。自此，兄弟俩开启了的养蜂副业，他们的蜜蜂也从起初的几箱变成了十几箱，又变成了几十箱。

养蜂可远远不是圈一块地、放置好蜂箱，就可以坐等收蜜那么简单。天热要为蜜蜂洒水降温，干旱又要给这些小家伙喂水，

天气转凉要做好蜂箱的保暖，最重要的是得学会育好蜂王、防好病害、管好蜂群等实打实的技术活。“最近我就时时惦记着化些糖水放进蜂箱，在无处采花酿蜜时期，为蜜蜂们补充体能。”老周说。

刚开始倒腾蜜蜂的那两年，为了了解蜜蜂习性，也为了掌握养蜂技术，老周没少被蛰。“蜜蜂好像特别喜欢钻黑洞洞的地方，我的鼻子、耳朵是它们爱去的。不过，一般它们都会慢慢退出来。”老周说，他好像天生对蜜蜂有免疫，被蛰后虽然痒但都不太痛，而且肿得也不夸张。慢慢地被蜂蛰多了，肿起来的面积越来越小，消肿时间也越来越短。

养蜂经验丰富之后，他跟随他哥第一次出岛放蜂，让一直是家庭副业的养蜂变成了主业。“都说养蜂人就是追花者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带着我的蜜蜂踏上了舟山境外的追花之旅。”1985年，老周有了七八十箱蜜蜂，这是他在舟山本岛追花十多年的成果。

追花 从岛内到岛外，既自由也艰辛

对养蜂人来说，迁徙就是常态，追花就是生活。因为只有不停迁徙，才能守住每一片初晴花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老周开始了追花的远途迁徙之旅，也体会到了出岛放蜂的万般辛劳。

老周说，他们出岛放蜂的路线一般分为“半线”和“全线”。“半线”是每年3月采完舟山油菜花前往苏州，往北到达苏北一带，继续采油菜花；持续到5月，北上山东采洋槐、苹果、花椒等的花蜜；6月进黑龙江大小兴安岭，采蒲公英、毛柳、油菜花等直到10月，赶在大雪来临之前结束回乡。

“全线”则不回乡，改在北京过冬。1月到四川，繁殖两个月的蜜蜂后，赶来3月成都平原的油菜花；将近一个月后再去安徽，赶来那里的油菜花以及紫云英；然后再到山东、黑龙江等地继续追花采蜜。

“每年3月的成都平原，大片的油菜花流着金黄色的蜜，吸引着众多养蜂人。”老周到现在都未曾忘记那满眼的黄色花海，当然也对追花的艰辛记忆犹新，“我和我哥会用船

先把蜂箱运送到宁波，再和其他两家养蜂户一起合租一节火车皮前往四川成都，赶在油菜花盛开前到达那片平原。”

赶火车是当时追花养蜂人普遍的运输方式。那时，老周每到到一个地方养蜂，都要事先掌握好火车车次，还要联系好运输队。每从一个蜜源驻扎地到火车站，他都得先把蜂箱抬到汽车运输点，由汽车运到火车站后再把它们一一放进车厢。老周说一个蜂箱重20多公斤，他用扁担一次只能挑起两个。

“确实是累。我和我哥总共100多箱蜜蜂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下搬一次。”老周一边回忆一边说，有时挑着蜂箱走到最后两条胳膊都没感觉了，但是再累也得坚持，因为火车不等人，怎么着都得把蜂箱按时挑上火车。

那时他们都会在火车车厢一角搭起个小帐篷，困了就挤在一起睡，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口粮，直到把蜜蜂护送到目的地。

“每次出岛放蜂前，我们都会事先与当地供销社或土产公司联系，安排好放蜂地点

以及蜂蜜收购事宜。”老周说，放蜂地点附近要有充足且相对连续的蜜源，而且最好在村庄或者矿井旁，便于生活给养，“到达放蜂点后，我们就搭起帆布帐篷，开始和蜜蜂一起忙碌了。”

最让老周记忆深刻的是每年在大小兴安岭的四五个月，因为在那里可以一边养蜂一边在帐篷附近开荒种菜，土豆、豆角、大白菜等都有种过。“我们还会去山里采点木耳或蘑菇什么的，这样大家的吃食就能丰富一点。拿不准某种蘑菇或别的什么东西能不能吃时，我们还会向当地人请教。”

老周说，他曾去过的那些放蜂点，当地人都对养蜂人比较友好。养蜂人之间也因为统筹安排以及礼让，从未发生过抢地盘或蜜源的问题。“我出岛放蜂的10年里，虽然旅途艰难、吃住辛苦，但遇到的人大都良善，也没有经历过太大的风险。”老周笑着说，走的地方多了，人也变得更加豁达乐观，直到现在他都很怀念那些苦乐参半的自由日子。

回乡 坚持养蜂，不离不弃

1995年前后，老周就再没出岛放蜂了，一是外面的养蜂人越来越多，二是常年在在外人总还是会担心。“其实不出去也没什么，毕竟家乡的花儿也够蜜蜂们忙碌的。”老周说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带着他的蜂箱辗转小沙、白泉及马目农场等地追花逐蜜，继续着他的“甜蜜”事业，最多时蜂箱有近200个。

后来，老周在马目农场附近弄了个养蜂场。因为那里有大片的橘子树，采完橘子花蜜，小蜜蜂们还能在周围采集各种山花蜜、野花蜜。“我的蜜蜂真的聪明，它们可以在蜂场周边4公里范围内准确飞回家，所以我对它们都很放心。”

更为神奇的是，老周的这些蜜蜂回家后，连蜂箱都不会走错。“最多的时候一个蜂箱内大概有1万只蜜蜂，它们彼此都‘认识’，一旦有个别笨一点的走错了门，它们也会将其驱赶出去。”老周笑着说。

养蜂最开心的事可能就是取蜜了，但取

蜜时一定要算准确为蜂群留足口粮。“虽然用白糖水饲喂蜂群也是替代的方法之一，但毕竟白糖没有蜂蜜那么有营养。”老周说，即便是用白糖水饲喂它们，也要把浓度调高一些，“一斤白糖最多配半斤水，再不能多兑水了，否则大蜜蜂群会因为营养不良受到伤害，甚至导致他们出逃。”

老周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蜜蜂的关爱。或许40多年的相互陪伴里，老周也早已从“蜂言蜂语”中感受到蜜蜂对他的情深意切。

几年前，老周的老伴劝他别养蜜蜂了，毕竟孩子们也都大了，家里的生活也还不错，可是老周却还是舍不得。于是他把蜂场搬到了离家更近的岑港街道桥头村。现在，每天早上、下午各一次，他都要骑着他的小摩托去那个养蜂场查看一番。

有个头大的毒蜂来了，他会第一时间拍死它们，以免蜜蜂受到伤害；日头毒了，他会把蜂箱搬到树阴下；除螨期到了，他就赶紧备

下相应的药物，为蜜蜂除螨防害、抵御风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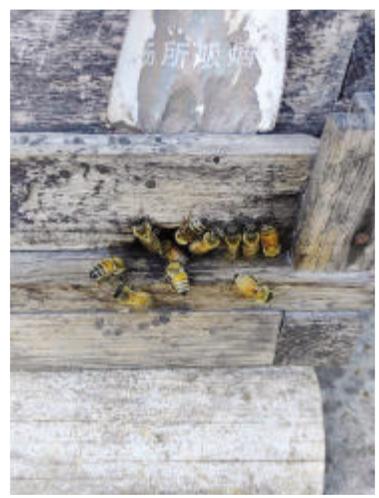
从年轻小伙到古稀老人，老周坚持几十年养蜂且从未放弃，除了赚钱养家更多的就是因为热爱了。“现在老了，原本应该享享清福了，可是养蜂这件事好像早已融入我的生命，或许这也是一种难断的情缘吧。”

如今舟山本土的养蜂人已经越来越少，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老周坦言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蜂产品价格下跌，养蜂收入减少。再者，养蜂毕竟是个辛苦活，也是一门技术活，能坚持下来的人本就不多，能做好的就更少了。

“蜜蜂的一生都在追逐花期，忙碌碌碌。它们在采蜜期虽然就只有40天的生命，却也绽放了自己的光彩。”老周说，所以只要能动，他就还想接着养蜂，“这或许就是我从蜜蜂身上学到的一点东西吧。”



蜂箱



打蜂蜜的桶子